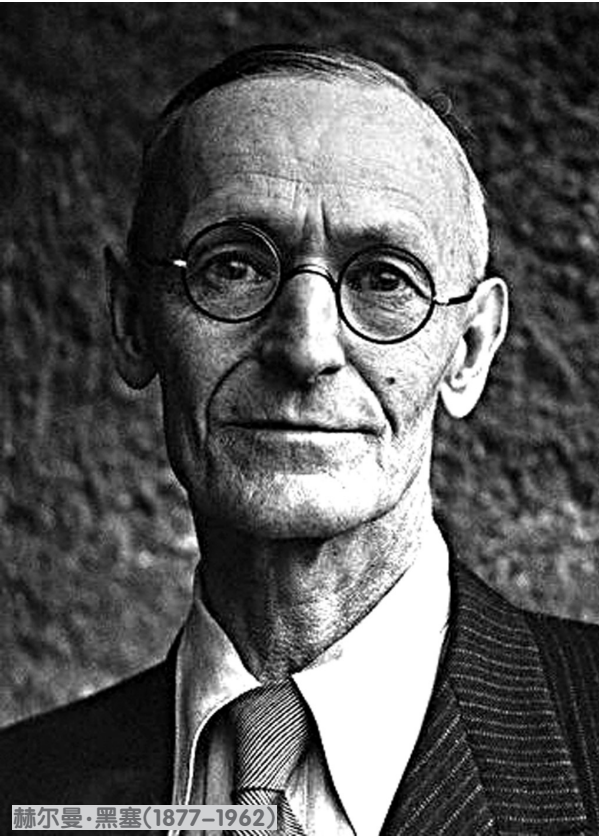


经典



赫尔曼·黑塞(1877-1962)

赫尔曼·黑塞： 谱写心灵的朝圣者之歌

□谢莹莹

你何殊，屡屡遭剪的/满是磨难的生活并没把我折断”，然而，柔弱的生命虽然困顿，却能“从千磨万劫中/我日朝外探首依然”，因为“但不可摧毁是我本性，我无怨也无尤，从被斫伐的枝丫中千百度，我耐心地对新叶吐，千种苦，万种痛，怎经得我对这浊世情深如故”。这首诗以树喻人，表现出诗人不受摧残和束缚的天性。“吐新叶”既是本性的需要、自然的过程，也是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既有主观的价值，也有客观的价值，因为诗人热爱生命和人类，所以能够不屈不挠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盛开的花》一诗中诗人从满树的桃花联想到人的思想。思想像花一样，会开出千万朵，正如不是每一朵花都为结了果子而开，思想也不必每一个都符合功利的需要。诗人说：“愿任花开物自适/莫问收获几许”；又说：“人间正自有赖/嬉戏、无邪与过剩的花朵/否则世界就太小/生趣就太枯涸”。诗所蕴含的是一种十分宽容自在、十分非功利的思想：自然界有它本身的价值，人不要以自己过分的价值观去看待自然，人的精神与自然是相通的。诗人呼吁不要将“有用”、“无用”这类观念套进生命的每个角落去，短期的以及狭隘的价值观会扼杀人的精神发展。看来“无用”的有时反而更具有价值，因为它能留给生命留一些余地、一些生机。身处功利至上社会的我们，读这样一首小诗是否有醍醐灌顶呢？

黑塞的诗既是个体灵魂的呐喊，那么生命危机时期的苦难黑暗与混乱状态、内心的冲突与沟通整合自然也就入诗了。诗《荒原狼》出现在小说《荒原狼》中，描写了荒原狼处于灵与肉、精神追求与本能动时的状态。诗中出现的字眼如鲜血的血、孤独的号叫、热乎乎的肉、花白的头发、不济的眼神、死去的女人、冬夜的大风、覆盖着大雪的大地、燃烧的喉咙、魔鬼、可怜的灵魂，等等，读来惊心动魄，与那些写景状物感时抒情的诗大异其趣。一首类似的诗《给印度诗人巴特里哈里》中，作家称这位印度诗人先人与兄弟，描写了人在神与魔鬼之间的一切挣扎。诗人虽受尽民间的奚落，却知有神的气息在相伴着，“不知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却只能如此地走下去”。这类诗，在黑塞诗作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可以看出，即使在最混乱的状态中，诗人内心最深处也仍然感受到一种神圣，他最终可以找到统一整合的道路。黑塞晚年的诗中，灵与肉总是和谐的，精神与自然最终融为一体。

黑塞的散文和书信内容较之诗歌侧重点则有所不同，除了湖光山色、花草树木、生老病死，还有对亲情友情的追忆，对时代和社会诸多现象的思考和批评，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不少是自传性文字。黑塞的散文简洁优美，时而心平气和，时而充满幽默，时而奋笔直指时代弊病。从中我们看出黑塞服膺的是个体良知，捍卫的是个性、精神与艺术文化，他所走的是通向内在的道路，目标是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符合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散文和书信中能更直接地认识作为人的黑塞，见到他终生不渝的为人与为文一致。

黑塞一生蛰居乡间，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瑞士，他都尽力避开尘世，但他绝不是如同批评者所说的象牙塔里的人，他不躲避时代的问题，对国家和世界大事了如指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德国处于狂热之中，知识分子们都都鼓起响亮的掌声，而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对战争。他的评论文章《朋友，换个调子唱吧！》呼吁各民族不要对立，虽然是战争，但可以不敌视对方的文化。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为全人类服务的，音乐、文学、艺术，一夜之间就被迫不能互相交流，那么，战争过后又该怎么办呢？谁来促使民族之间再次相互理解呢？用笔工作的人不应该也跟着摇旗呐喊，应该对人类充满信心，应该维护和平、架起桥梁、寻找道路。他还认为德国对于发动

战争应该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最后，他终于和德国当局的立场完全决裂，他成了“卖国贼”，老朋友也视他为毒蛇猛兽。他的文章引起罗曼·罗兰的同感，罗曼·罗兰特地去拜访他，他们从此成为至交。两人看法一致，反对毫无意义的流血和战争，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战后，帝国被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却无所作为，希特勒和纳粹终于掌权，将德国一步步推向新的世界大战。预见到德国终将再次发动战争，再杰出的个人也影响不了这种趋势，黑塞终于在1923年下定决心放弃德国国籍，入了瑞士籍。从德国到瑞士，国籍改变了，不过德语仍然是通用语言，环境也是他熟悉的，黑塞的流亡不是远离故国的流亡，更多的是内心的、精神上的流亡。流亡期间他写了一些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出自个体良知，也诉诸个体良知。文章所想达到的不是引领人们去碰政治问题，而是进入自己的内心，审视完全是个体性的良知。他说：“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维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自己；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他深信，人的最内在有某些区域，是一切源于政治和带着政治印记的因素达不到的地方，他想要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内心，听从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盲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黑塞就没有停止过批评德国，因而也备受同胞的毁谤和讥讽，然而，是他，而不是那些高喊德国万岁的人，为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作出了贡献。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他认为，把文学奖颁发给他，意味着国际上承认德语和德国在文化上的贡献。托马斯·曼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黑塞也把他的获奖视为各民族和解的象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什么叫爱国，诗人黑塞毕生同群体的狂热和偏见斗争，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德国同胞自省，主张民族间精神的合作，他就这样在同胞的咒骂中实际完成了伪爱国主义者不能完成的爱国行为。

在散文中，黑塞也提出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诸如个体与集体、特殊与一般、精神与自然、虔诚与理性、大与小、上与下、老与少、质与量、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内与外、自我与无我、传统与创新、节制与放任等。他以简单质朴而又优美的文字谈这些理性的概念，谈人生、宗教、文化、艺术、写作，描写人性和人的无意识这些复杂问题。他以无比的细腻和爱心描写天地造化，山和水、云和月、花和草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活泼，他描写的小城风光或乡间小径读来让人犹如身临其境。他以冷峻的笔调批驳一切损害个体心灵的事物与行为，批驳不负责任的偏见，批驳人的残酷与麻木，以自嘲和讥讽的语气剖析自己和别人的弱点。黑塞在一个看似矛盾的人物，一生来回摇摆在精神与自然、节制与放任、定居与漂泊之间，他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意识，却是纯粹非政治性的人物；他批评社会，却对人类充满爱心；经历黑暗，受尽同辈的奚落，却对生命满怀希望和信心。他的冷峻与温柔，其实际由一致，都是出于对自然规则的尊重，对个体心灵以及精神、文化的尊重。

黑塞的诗文中，无论是充满西方式的激情与反叛，或是充满东方式的宁静与淡泊，都贯穿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作者对生命真诚的信念。他谱写的生命之歌，是爱之歌，也是一首朝圣者之歌。在一个物欲横流趋势有增无减的时代，在人们感情麻木、思想混乱的社会，与黑塞做伴，或许能够唤醒我们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寻回被重重障碍掩盖着的本性，变得比较宽容、比较有人同情心，或许还能多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和怀疑的勇气。

《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以及逝去的……

□刘汀

在谈到自己这部最满意的作品时，马尔克斯说：“我着力发现和表述一系列几乎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大小小的巧合事件。我描绘了那桩惨案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同时又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巧合，使那惨案得以发生。”我并不相信马尔克斯真的认为一切都是巧合，他其实深刻地了解巧合无可避免。有人把这部作品和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相比，而索氏悲剧最著名的莫过于对命运的描述，无论是《俄狄浦斯王》还是《安提戈涅》，人类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只能是无力。

在《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克斯将命运悲剧继承并强化了，不可避免的死亡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痛苦、罪责，不再仅仅归于性格、地位、身份等因素，它已渗透到平常的生活里，它不再昭然若揭，而是潜移默化。我们每个人都将参与其中，而不自知。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写到了许多死尸，事实上，这同他在《百年孤独》中写到的生（活了死几辈子的人，奇异而强大的生育能力等等）一样，只是方向相反——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比如真实的死，比如对内心和外世界的敏感。

巴亚拉·圣·罗曼用10捆1000比索的钱买下了鳐夫希乌斯的装满了30年幸福回忆的老房子，并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买下了他的命，以至他死后大夫说：“他比我们那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

这是一种死亡吗，还是对他装满30年幸福回忆的老房子的悼念？希乌斯让罗曼慢慢付钱给他，因为他连装1万比索甚至更少的箱子都付不起。不过，这绝非是关于穷人和纨绔子弟的描述，这个情节讲的是失去，迅速的、缓慢的、明知故问的、在可预见时无能为力的失去，希乌斯失去一些，而什么都没得到。

小说的主要情节同它所参考的真实事件一样简单：杀猪的维卡略兄弟俩杀了21岁的纳赛尔，因为他在他们妹妹婚礼前玷污了她。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他们在各种场合大声宣称要杀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除了纳赛尔。事实上，他们事先张扬，是为了让人们去阻止他们；而无人去阻止他们，是因为人们并不相信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兄弟俩是著名的老实人，喝醉了，他们基本上给镇上各色人都透露了杀人的消息——酒店老板、警察、卖牛奶的。

上校找到这对兄弟，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但牛奶店的老板克罗地亚·阿尔门塔对此极为不满，她认为应该把他们关起来，理由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这句话是根本，杀人一旦变成事先张扬的公众承诺，承诺者就必须去实践，除非他被某种势力限制。但人们没有，正如给纳赛尔解剖尸体的阿马多尔神父所说，“那就像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一次都不应该死，人人都是帮凶。人们潜意识里期待着他活着，或能继续活下去，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中说纳赛尔的脑袋比正常的英国人重60克，还记录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

他说一个死人前途无量。即使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安卡拉-维卡略所说的纳赛尔对她的侮辱究竟是指什么，罗曼在结婚之后几个小时因为她不是处女休了她，他的哥哥们杀了惟一的嫌疑人纳赛尔。因为这件事，“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纳赛尔本可避免却未避免的死亡，引来了更多人的非正常命运甚至死亡：仅仅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的欧尔福西巴·巴图最后精神出了问题，光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纳赛尔未结婚妻和人私奔，最后成了妓女；产婆（迎接新生命的人）听到凶杀消息后，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86岁的老德拉弗洛尔不见了门前纳赛尔的惨死，受惊吓丧生……

原来人们如此紧密，不仅是社会关系上，而且在精神联系上。纳赛尔并不离奇的死亡让人们突然感觉到，一条无形的链子把所有人都拴在一起。当某个环节突然加速，整个生活节奏都会脱离人们的控制。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意这种联系，还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个节奏？它们正在逝去，并且永远逝去。

点亮幻想的“天方夜谭”

□沈大力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电影海报



“一千零一夜的神奇东方”展览海报

天涯异草

宰相的千金，窈窕淑女山鲁佐德给暴虐的古波斯王山努亚讲一个个“天方夜谭”，只不过是了为了免于死。不曾想到这些奇闻轶事后成书，与《古兰经》齐名，成为阿拉伯世界两大经典。

法国“阿拉伯学院”坐落在巴黎拉丁区，紧靠塞纳河岸，从去年到今夏举办了“一千零一夜的神奇东方”大展，陈列《一千零一夜》繁多的珍贵版本，以及300余种从“天方夜谭”获取灵感的驰名文艺作品——从中世纪的苏丹宫殿到好莱坞，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天方“万花筒”。

据10世纪阿拉伯作家伊本·纳迪姆记载，《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主体早在公元前250年就开始成型。山鲁佐德确有其人，动笔写“天方夜谭”的恰是她女儿鲁姆伊王后。同一时期的巴格达旅行家兼历史学家马苏第在文化典籍《金色草原》里称，《一千零一夜》的题目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源于“君主明镜”类的波斯文故事集《千则异志》。《一千零一夜》被博尔赫斯誉为“世界最美书名”，玛赛尔·普鲁斯特将之视为“人类第一小说”。

《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文版本有120种，以框形结构从核心又套出260多个分支，还有奥斯曼帝国苏丹持有的土耳其文版本，主体为135篇故事。到1814年出现如今各版本时，全书内容扩充了9倍。现在，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汇集了最早的多语种阿拉伯原文稿及一些手写本，洋溢着古典书香。这里展出的第一版法国《一千零一夜》由诺曼第埃城图书馆馆员安东尼·迪兰编辑翻译。迪兰曾游历东方二十载，在君士坦丁堡学会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回国后在巴黎用闲暇时间专心从事《一千零一夜》的法译工作。在根据15世纪的叙利亚版本译出的《航海家辛巴达》的基础上，从1704年至1717年，先后译完12卷本。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法文版《一千零一夜》中引进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和《阿拉丁与神灯》等几篇波斯文和阿拉伯版本里没有的故事。这是他从一路过巴黎的叙利亚阿勒颇马龙派教徒处听来的，尔后都成了《一千零一夜》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名篇，《阿拉丁与神灯》通过丹麦文、英文和德文译本，成为在欧洲最广为人知的“天方夜谭”故事，一盏东方神灯点亮了西方人的幻想心境。

阿拉丁本是个穷酸的波斯匠人，经一非洲巫师指点，在地心找到一盏神灯，远去中国除妖行善，不仅发财致富，还博得了中国公主卜朵尔的芳心，成了一个浊世的幸运者。《一千零一夜》里有这位中国公主的画像，俊俏的容貌透出山鲁佐德赞颂的内秀。可以说，阿拉丁从中国得到的最珍贵财富不是金银珠宝，而是阿拉伯人最称道的“智慧”。丹麦诗人和剧作家爱仑士雷华于1804年将《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编成戏剧，创作出他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以其浪漫气息影响了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在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举办“一千零一夜”大展之际，《费加罗杂志》刊载维罗妮克·普拉的介绍文章，指出：“《一千零一夜》为古代民众文化的文学结晶。东方是这部全球经典的摇篮和源泉”。更确切地说，“天方夜谭”起源于古波斯，逐渐伸展到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以色列、土耳其、科威特、也门、阿曼、塞浦路斯，以至印度和中国；故事多发生在大马士革、佛罗伦萨、摩尔多等城，尤其以巴格达为圆心向周边辐射；形式上颇似我国的市井话本，迥异于西方维吉尔式的拉丁田园牧歌。山鲁佐德描绘的是巴格达苏丹后宫的喷泉、麦加和麦地那的先知寺、菲斯的清真寺、开罗的金字塔、哈里发统治的

领土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热闹的节日市况，叙述埃及法老与其书记官的故事。辛巴达的7次航海历险，萨巴王国巴士拉工匠哈桑·帕施里奇遇七女囚、巴格达窃贼、乌木马和诺亚子孙建筑的柱石城邦、仙女帕里-芭苏一幕幕生动绝妙的魔幻现实情境。说到超脱现实的魔幻，这确是《一千零一夜》最突出的色调。读者像那个波斯王一样，往往被阅读万卷的山鲁佐德引入一个难以想象的神话世界，乘上飞毯，或骑天马碰见各类精灵、天使，变鸟翱翔碧空的美妹，统治海上孤岛的女骑士、天鹅孩儿、畸胎巨人、淘气的小妖和面目狰狞的恶魔等等，不胜枚举。此次阿拉伯学院的“一千零一夜”大展放映了突尼斯东方学专家纳瑟·柯米尔的艺术纪录片《山鲁佐德，抵御死亡的话语》。柯米尔在接受《费加罗杂志》记者埃里克·彼耶特利-里维尔采访时总结《一千零一夜》两大层面特征，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情节出于确切的现实，绝无虚饰，同时还极富于想象，似也无个止境”。阿拉伯文化研究专家阿丽亚娜·巴维里耶将这两个层面概括为“寻常生活中喷涌出的怪诞”。她详解道：“人们……漫步在巴格达街头，朝一风景走去，神奇骤现：一岩穴洞开，一座宫殿耸立，里边有喷水池、亭阁、卧

人缠着鲜红耀眼的阿拉伯头巾，跟德拉鲁分别扮成“天方夜谭”里的茉莉王子和阿赫芒德公主，以东方情趣尽显西方极乐世界的豪华富贵。想必，瓦尔特·迪斯尼也正是从“天方夜谭”得到启迪，构想出他的“乐园”场景，更不用提宝莱坞了。

在文学领域，《一千零一夜》以其奇珍异宝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玛赛尔·普鲁斯特在怎样流长河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就追述他母亲怎样神秘地让他阅读迪兰和马赫德鲁斯先后译出的两种不同版本，让他“一弦一柱思华年”。难怪新小说家米歇尔·布托确认：“所有的作家都是山鲁佐德”。爱伦·坡也仿照山鲁佐德的“套中套”叙事手法，写出了他的《一千零二夜故事》和《奇异故事集》。文学史上所有成就卓著的大作家，莫不在创作上受过《一千零一夜》的精神和艺术熏陶。歌德、乔叟、薄伽丘、戈蒂耶、高尔基和博尔赫斯都继承到这座素材富矿里一遍遍掘金采银，但他们最欣赏的，还是山鲁佐德的博学和凭之发挥故事体文艺形式的才华。伏尔泰和斯达尔就是最“解其中味”的文坛探索者。

《一千零一夜》对欧洲音乐舞蹈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瓦格纳对“天鹅孩儿”怀着极大兴趣，拉威尔曾有创作一部《一千零一夜》歌剧的计划，最后谱写出《山鲁佐德序曲》和《山鲁佐德旋律》。除此之外，还有丹麦作曲家卡·尼埃尔森的《阿拉丁》和早先意大利音乐大师切奇比尼的《阿里巴巴》，以及马斯奈弟子亨利·哈勃1914年创作的歌剧《开罗鞋匠边儿者》等等，如同繁星闪烁在“天方”的夜空。这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当推1910年搬上巴黎舞台的《山鲁佐德》。这一芭蕾舞剧取材于《一千零一夜》：波斯王山努亚的妻子佐伊伊德趁国王外出狩猎之机，将她宠爱的黑奴召进宫里淫乱，被山努亚捉奸杀死，血溅后宫。从此，国王对妇人深恶痛绝，他开始一天娶一个女子过一夜，翌日便杀，日复一日。宰相的长女山鲁佐德自荐侍奉君王，这便是《一千零一夜》的起始。

去年以来，乔治·巴赫比耶专为这台芭蕾舞剧绘制的招贴画《伊达·鲁宾斯坦与尼金斯基共舞》贴遍巴黎各大地铁站，传递着阿拉伯文化中心举办“一千零一夜的神奇东方”大展的信息，与刚开辟的卢浮宫伊斯兰艺术展厅相呼应，观众在阿拉伯学院门口排成长龙，热忱经久不减。在一个亨廷顿所谓“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的纪元，巴黎观众对“一千零一夜”展览参与如此踊跃，表明西方人在现代超消费导致的沉闷中，盼望一个“它方”。而“天方夜谭”显示的幻梦，恰恰满足了他们的渴求，这也是文化能滋润人心田的一个明证。